



節改

2/26/61
K. B.

馬 二 先 生

今 周 節 改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“儒林外史”一書中整編出來的。內容揭露了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对人民的危害。像本篇所寫的馬二先生，原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，只因醉心科举，就变成一个呆头呆腦、不明是非的人了。文中穿插了公差敲詐勒索、騙子假充神仙的几段故事，更可以使我們体会到旧社会真是罪惡的淵藪。

馬 二 先 生

今 周節改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号

新力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：18/16 字数：26,000

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統一書号：J10077·272

定价(5)0.15元

距今三百年間，浙江處州府麗水縣有一戶農民姓馬。老夫妻倆，男的終年在田地里勤勞耕種；女的在家編席、打草鞋，總不閑着。日子過得還不壞，可是并没什么積蓄。他為人非常忠厚，鄰居有個疾病困苦，需要人力，他就白幫忙；缺少銀錢，便解囊相助，也从不打算人家歸還。鄰近十几里人家沒有人不稱贊他，因此，大家送了他一個綽號叫馬忠厚。

馬忠厚夫婦有個男孩，在他們三十多歲的時候死了，後來又養了個男孩。中年得子，格外寵愛。馬忠厚感到不識字的苦惱，總希望孩子不要像他自己一樣，也是一個睜眼瞎子。孩子七歲被送到鎮上王老師那兒識字念書，王老師給他取了個學名叫馬純上。

王老師很有學問，博覽羣書，經、史、子、集，無一不讀，可是從未中過舉[●]。當時的讀書人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籃，只

●中舉 指參加科舉考試。明清實行科舉制度，一般人不应科舉考試便沒有官做。應科舉考試要做八股文。一般讀書人中了秀才或取得監生資格后，參加鄉試，鄉試考取，便稱舉人，又名中舉。中舉人后，到京參加會試，會試考中，便稱進士。

有兩条路可走：要吃飯，中了舉，才有官做，有俸祿可拿；中不了舉，只好教教村學，僅能餬口罷了。參加科舉要做八股文。這八股文分八個段落，還要限制一定的字數，段落和字數既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形式上既然呆板、不合理，內容上又只能替聖人講話，不許發表自己的意見。八股文的試題都出自四書、五經里。讀書人既然中舉才能做官，才有出路，只要熟讀四書、五經，把聖人的話改頭換面，翻過來，掉過去，拼拼湊湊寫成一篇合乎格式的文章就成了。應考的人越是腐氣十足，似通非通，他越有中舉的希望，因為有真才實學的人總免不了愛發揮自己的意見，這樣反而一生潦倒淪落，取不到功名。

王老師知道自己不能中舉的原因，就是書讀得太多了。現時他在鎮上教書，學童的父母都殷切地盼望他們的兒子中舉、有出路，他要不辜負這些父老的願望，那只有讓這些學童們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。

可是王老師也不願意使這些天真無邪的兒童，變成呆頭呆腦的蠢物，更怕他們會像一般做官的那樣貪婪無恥，因此他時時告誡學童在未中舉以前，千萬不要看那些雜書，為了打開孩子們的眼界，在課餘也常常給他們講些古代英雄俠義的故事。

馬純上從小就愛聽故事，他最欽佩魯仲連^①為人排難解紛，也羨慕水滸傳上宋江、柴進的仗義疏財。他的父母正直忠厚，受到鄉鄰的稱贊，因此他懂得怎樣做人。同時他也看到中舉以後祠堂上豎旗杆，親戚朋友齊來祝賀的光榮。

①魯仲連 戰國齊人，專好替人排難解紛。

他十八歲时就考取秀才了，接着参加鄉試，却未能中举。在歷年学台①按臨处州考核秀才的时候，他曾得到了多次的案首，受到了歷任宗师的誇獎。每次在他参加鄉試以前，同案的秀才都認為他可以中举，可是等到揭曉，又是榜上無名。他也曾求神、問卜，說法都不一致：有的說今科必中；有的說今科不中下科中；有的說他五行②缺火，必須在午年投考才能考中；有的說他“准头”③很好，必須走鼻运时方可亨通。尽管这些說法从未应驗过，可是过了三年，他仍不能免俗，少不得再去求籤、問卜一番。

就是这样，他做了二十多年的秀才，單單补廩④也有了二十年。父母先后去世，几畝薄田也賣光了。靠廩生得到的米貼，就是养活老婆、孩子也不够；于是他終年在外奔波，有时被人請去教家館，有时被各地書店請去編选应考的文章。他教的学生已有兩個中了举，他編选的文章銷路也不錯；他在外面有些名气了，大家都称他馬二先生。

这一年，馬二先生应邀到嘉兴去編选文章。

①学台 管理一省的学政，主持考試，考核一省秀才的举業。

②五行 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星相書上按人的生辰干支推算命运，每一干支都各屬一行，如甲、乙、寅、卯屬木，丙、丁、午屬火。

③准头 看相的人称鼻子叫“准头。”

④補廩(力丨弓) 中秀才后，經過考試合格，可以成为廩生，每月可領到一石米。

在嘉兴，有一位曾任江西南昌知府的蘧太守，進士出身。他為官清正，不像一般做官的那樣只知道逢迎拍馬，搜刮錢財；他認為官場的風波很大，不值得忝棧。當時有一句俗話：“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。”本來南昌府還算得一個好缺，可是蘧太守就在任內，以年老為由，告病辭官。交卸以後，也沒有剩什麼錢。公子蘧景玉有些實學，不屑於學習八股時文，所以到了三十多歲，還從未進過考場。公孫蘧駢夫在他父親熏陶教養下，雖說愛好讀書，也从不讀應考的文章。蘧景玉在蘧太守告老還鄉後死去，那時還不過三十八歲，只剩下寡妻劉氏和蘧太守祖孫等三人。

蘧公孫十七歲那年，一天，奉了祖父之命，到杭州親戚處去取一筆錢，坐船回來，走到浙江烏鎮地方，因為肚子餓了，便到鎮上店鋪里買點心吃。點心鋪都坐滿了，當時有一位四五十歲的人和他拼坐一桌。那人對他端詳了一會，忍不住和他攀談起來。

“請教客人貴處？”

“嘉兴。”

“尊姓？”

“姓蘧。”

“過去有位蘧老先生，曾做過南昌太守，可是先生一家？”

“那是家祖父，老客何以要問？”蘧公孫楞了一下。

“原來是蘧老先生的令孫，失敬了。”

“敢問貴姓仙鄉？”

“這……里……不……是說話之處……”那人吞吞吐吐地說着，隨後跟蘧公孫到船上去。到了船上，那人又問道：“當年南昌會到的少爺，台諱叫景玉，可是令叔？”

“是先君。”

“原來就是老太爺，怪不得面貌相像——為什麼這樣稱呼？難道他……”

“家祖在南昌交卸的第二年，先君就見背了。”

那人听罢，流下泪來，說道：“過去在南昌和令尊很有交情，想不到他已作了古人。不知世兄今年貴庚多少？”

“虛度十七歲。——到底還不曾請教貴姓仙鄉。”

“船上另外還有人么？”

“都上岸去了。”

那人附耳低聲說道：“我就是後任南昌知府王惠。”

“聽說老先生已榮升南贛道，怎麼改裝獨自到此？”蘧駝夫不禁詫異起來。

“只為寧王反叛，我挂印逃走；當時在圍城之中，也不曾取出盤費來。”

“現在何往？”

“窮途流落，哪有一定的去處！”

原來寧王在江西造反，王惠曾降順寧王，後來寧王兵敗被殺，王惠便成了朝廷通緝的要犯。這一點他却未告訴蘧駝夫。

“老先生失去疆土，現在還不便出頭露面。——茫茫四海，

盤費少了，這怎使得？”蘧公孫想了一想，又說道，“晚生此番奉家祖之命，在杭州舍親處取了一筆銀子，現時就在船上；如今就贈與先生作路費，總要找一個僻靜之處安身才好。”

說罷，就取出四封銀子遞給王惠，一共是二百兩。王惠感



圖1 蘧公孫取出四封銀子，遞給王惠。

激零涕，双膝跪了下去，蘧公孙也慌忙跪倒，大家同拜了几拜。

王惠說道：“現在大家都要赶路，也不便耽擱了。世兄這分情誼，我不死一定要报答。——我除了被褥之外，一無所有；只有一个枕箱，里面有几本殘書。現時我在外奔波流浪，不便露面，就是这一点物件，也怕被人認出來，惹出是非。如今拿來交給世兄，我便好輕身逃竄了。”

当时蘧公孙跟去把枕箱拿來。臨分別時，王惠還說：“替我問候令祖老先生，今世不能相見，來生變犬馬也要报答。”

蘧公孙回到嘉兴，見了祖父，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。蘧太守大驚道：“他是降順了寧王的。”

“這却不曾說起，只說是挂印逃走，并不曾帶得一点盤費。”

“他虽是朝廷要犯，和我还是故交。为什么不把討來的銀子送他作盤費？”

“已經送給他了。”

“共有多少？”

“只取了二百兩銀子，全部送給他了。”

蘧太守听了非常高兴，当即誇獎道：“你真不愧是你父親的好孩子。”

蘧公孙随着把枕箱內几本書拿來給祖父看。蘧太守一看，都是抄寫的書本；別的都沒什么，里边有一本“高青邱集詩話”，是著者本人親手抄寫的，字体很工整。蘧太守說：“這本書很有名，很多人想看都看不到，世上沒有第二本，沒想到被你無心得到了。好好收藏起來，不要輕易拿給人看。”

蘧公孙听了，心里想：“這書既是世上沒有第二本，何不將

“它刊印？也可以附上我一个名字。”想定，就去刻印，在高青邱的名字底下，寫了“嘉兴蘧駝夫輯”。刻好，刷印了几百本分送親友，人人看了，都爱不忍釋。自此浙西各处都曉得蘧太守的公孙是个少年名士。

蘧公孙和湖州魯家結了親。他的岳父魯編修[●]曾中進士，点翰林，平生热心仕途，僅有一女，因为沒有兒子，便把女兒当做兒子。五六歲上請先生开蒙，讀的是四書、五經；十二歲就講書、讀文章。先生督課，把她当男子一般看待。这位小姐天資高，記性好，把有名的八股文背了有三千篇，寫出來的文章又極合款式。魯編修常常嘆道：“假若是個兒子，几十个進士、狀元都中來了！”

一天，閑居無事，和女兒說道：“八股文章做得好，做什么詩、詞、歌、賦都很容易；要是八股文章欠講究，隨你做什么都是野狐禪，邪魔外道！”小姐遵了父親的教訓，梳妝台、床前都擺的是八股文章，对其他詩文連正眼都不看。家里也有“千家詩”一類的書，倒拿來給侍女采蘋、双紅們看，偶而也教她們認几句詩，作为游戲。

魯小姐嫁給蘧公孙后，最初料想丈夫举業成后，將來少不得是个少年進士。陪嫁的書里有很多的文章，这位新郎官却全不在意。她还以为他一定背得爛熟了，后來才知道他無心举業，对八股文簡直外行。她想丈夫今生是不会中举、做官的了，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未來的兒子身上。

●編修 明、清翰林院的官名，地位低于修撰，高于檢討，統稱翰林。照例在朝考中取在前列的進士，可以点翰林。

蘧太守不久死了。魯小姐头胎恰好生了个男孩。孩子到了四五歲，母親每天把他拘在房里念四書、讀時文。蘧公孫在旁也加指点，慢慢地也想結交几位秀才，談談舉業，無奈嘉兴的秀才們都知道他是个做詩的名士，不大和他親近。一天，他从街上走过，見一个書店貼了一張紅紙的報帖，上面寫道：

“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墨程，凡有同門錄及朱卷賜顧者，請認明嘉兴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。”

蘧公孫心里想道：“原來是一位文章選家，何不去拜訪他一下？……”急忙到家換了衣服，寫个“同學教弟”的帖子，來到書坊，問道：“这里是馬先生的住处么？”店里人說：“馬先生在樓上。”跟着喊了一声：“馬二先生，有客來拜！”樓上應聲：“來了。”于是走下樓來。蘧公孫看那馬二先生，只見他身材高大，容貌雄偉，头戴方巾，身穿藍長褂，脚下粉底皂靴，面皮深黑，嘴邊不多几根胡子。二人作揖讓坐。馬二先生看了帖子，說道：

“尊名一向在詩上見過，久仰，久仰！”

“先生是著名的文章選家，小弟仰慕，晉謁來遲。”蘧公孫說着，把店里人送來的茶呷了一口，又道：“先生在處州進學，想已高補過了？”

“小弟補廩二十四年，共考過六七个案首，只是科場不利，說來慚愧！”

“遇合●有时，下科定然可以高中的了。”

●遇合 指一个人遭逢时机。这一句的大意是：一个人到一定的时候便会走运。

說了一会，遯公孙告別。馬二先生問明了住处，決定第二天就去回拜。遯公孙回來向魯小姐說：“馬二先生明天來回拜。他是著名的文章選家，要備個飯留他。”魯小姐听了很高興。

第二天早上，馬二先生換了衣服，寫了回帖，來到遯府。遯公孙迎接進來，說道：“我們神交已久，不比泛常。今天一定要寬坐一会，就在这里吃個家常便飯，千万不要嫌輕慢。”馬二先生欣然答應。坐定，遯公孙又問道：

“尊選以哪一種文章為主？”

“文章總以理法為主，任他風氣變，理法總是不變。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，更不可帶詞賦氣。帶注疏氣不過顯得欠華爾，帶詞賦氣就不像聖賢說的話了。所以最忌諱詞賦氣。”馬二先生回答。

“這是作文章了，請問批文章是怎么個道理？”

“也全不可帶詞賦氣。小弟常見前輩批語，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，被那些后輩們看見，便要想到詩、詞、歌、賦那條路上去，那就要壞了心術。古人說得好：‘作文之心如人目。’一個人眼睛里，塵土屑固然不能容納，金玉屑難道就能容納么？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用聖賢的精語，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，考慮再三，不肯輕易下筆，要使那讀文章的人讀了這一篇，就能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，才算有益。將來拙選告成，送來細細請教。”

說着里面捧出飯來，果然是家常精饌：一碗燉鴨，一碗煮雞，一尾魚，一大碗煨的稀爛的豬肉。馬二先生食量很大，舉起筷子向遯公孙說道：“你我知己相逢，不做客套。這魚且不必



圖2 馬先生食量很大，當下吃了四碗飯。

動，倒是肉好。”當下吃了四碗飯，將一大碗爛肉吃得干干淨淨。里面聽見，又添出一碗來，連湯都吃完了。抬開桌子，喝茶談話。

“先生是名門之后，又有這般大才，照說應當早中舉了，怎

么連秀才都未……”馬二先生問道。

“小弟因先君过世早，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，所以不曾致力于举業。”

“你这就差了。举業二字，是自古到今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生在春秋的时候，要憑‘言揚行举’^㉑來做官，所以孔子只講得‘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’^㉒，这便是孔子的举業。講到战國时，以游說^㉓做官，孟子便往來齐、梁各國游說，这便是孟子的举業。漢朝用‘賢良方正’^㉔开科，公孙弘、董仲舒举賢良方正，这便是漢人的举業。唐朝用詩賦取士，他們若講孔孟的話，就沒有官做了，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詩，这便是唐人的举業。到宋朝又好了，用的都是些講理学^㉕的人做官，所以程、朱就講理学，这便是宋人的举業。从本朝起用文章取士，这是極好的法則。就是孔子生在今天，也要念文章，做举業，断不講那‘言寡尤，行寡悔’的話，为什么呢？你天天講‘言寡尤，行寡悔’，哪个給你官做？孔子也無法推行那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了。”

馬二先生的一席話，說得蘧公孙如夢方醒，又留他吃了晚

㉑“言揚行举” 出典在“礼記”，意思是取賢才，要从他的德行和声名中选择，并不是周朝有这种“言揚行举”的取士制度。

㉒“言寡尤……” 原句見“論語”。大意是一个人的言行很少过錯，便可以有官做了。

㉓游說 战國时，盛行养士的風气。当时有学問的人如孟子等，常往來各國講学，做各國君王的貴宾。

㉔“賢良方正” 漢代有郡國举士的制度，分兩科：一孝廉，二賢良方正。孝廉重品行，賢良方正取文墨才学的人。

㉕理学 是宋、明以來唯心的哲学。

飯，才行分別。從此以後，幾乎日日來往。

那天在文海樓，遯公孫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，寫着“歷科墨卷持運”，下面一行刻着“處州馬純上評選”。遯公孫笑着說道：

“請教先生，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，與先生同選，以附驥尾？”

“這個是有個道理的。”馬二先生臉一板，頭一搖說道：“占封面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就是小弟，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，有些虛名，所以他們來請。難道先生這樣大名還占不得封面？只是你我兩個，只可独占，不可合占。其中有個緣故。”

“是何緣故？”

“這不過有關名利二字。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，自認是趨利。假若把你先生放在第二名，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出錢印書的是先生，小弟豈不成了只圖謀利之人？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，小弟這幾十年的虛名，豈不都是假的了？反過來說，對先生也不相宜。”

說着，書店里捧出馬二先生的飯來，一碗燒青菜，兩個小菜碟。馬二先生道：

“這沒菜的飯，不好留先生吃，怎麼辦呢？”

“這有何妨？我曉得先生也是吃不慣素飯的，我這裡帶的有銀子。”遯公孫說着忙取出一塊銀子，叫店里人買了一碗熟肉來。吃好，又談了一些時候，才行告別。

遯公孫自與馬二先生結識，對於舉業也發生興趣了。在家里，每晚同魯小姐督促孩子念書要到三四更鼓。偶而一天

遇着孩子書背不熟，小姐要督責他念到天亮，倒先打發丈夫到書房里去睡。

三

魯小姐有个陪嫁丫环名叫双紅，自从來到蘧府，伺候公孙，非常小心。她会念詩，常拿詩來請求講解。公孙也略替她講講，心里喜欢她殷勤，就把当初王惠的枕箱交給她盛花兒針綫，又無意把遇到王惠的一段經過向她說了。她在湖州时，从小就与魯府小廝宦成有过密約，宦成居然跑到嘉兴，把她拐了走。公孙發覺以后，很生气，就呈报了秀水縣，縣里出批文把他們拿了下來。兩口子被看守在差人家，托人來求公孙，情愿出几十兩銀子作为丫环贖身的錢，請求蘧公孙賞給宦成做老婆。蘧公孙說什麼也不肯。差人要帶宦成回官，少不得打一頓板子，还要把丫环送回蘧家，借此就一回兩回地敲詐。这样，宦成的銀子使完了，衣服也都当尽了。

那晚在差人家，宦成兩口子商議要把这旧枕箱拿出去賣几十个錢來買飯吃。双紅不知輕重，就向宦成說道：

“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，想是值的銀子多，几十个錢賣了，豈不可惜？”

“是蘧老爺的，是魯老爺的？”

“都不是。說这官比蘧太爺的官还大的多哩。我也是听見姑爺說的。这是一位王太爺，就是蘧太爺南昌府的后任。后来这位王太爺不知做了多么大的官，就跟寧王熟識了。寧